

## 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鼓掌絕塵 第二回 楊柳岸奇逢麗女 玉斃舟巧合新詩

詩：少年欲遂青雲志，黃卷青燈用及時。

辭文研窮賢聖理，偕朋砥礪古今疑。

灘頭鄰舫逢殊色，月下同情賦麗詞。

不意相思心緒亂，何嘗一日展愁眉。

說這杜萼別了李幹道士，離了鳳凰山，同著許叔清，依舊返棹歸來。到得梅花觀前，此時還有半竿日色，許叔清便要留進觀裡待茶。杜萼再三辭謝，只得送到城門首，然後作別，分路回去。

這杜萼回到府中，恰好翰林又早出門到一士夫家去飲酒未回，他就見了夫人，把清霞觀幽雅並山中景致、李道士相待懇懇讓房的話，一一說知。那夫人大喜道：「萼兒，既有這樣一個好所在，又遇這般一個好道士，此是天賜汝的好機會，何愁讀書不成？只是一件，想汝自幼不曾行路慣的，今朝行了這一日，身子決然有些勞倦，可早早吃些晚飯，先去睡罷。待你爹爹回來，我與他商議就是。」

你道世間那有這樣賢慧的夫人？況且杜開先又不是他親生的兒子，論將起來何必如此十分愛護？人卻不曉得內中一個委曲，這杜萼卻常有著實傾心的所在，正是俗語云「兩好合一好」的緣故。你看這杜萼，遂躬身應諾。夫人便喚丫鬟整治晚飯，與他吃了，早去安寢。

次日侵辰起來，梳洗完備，連忙起到堂前，與翰林相見。翰林問道：「萼兒，我昨晚回來得夜深了，不曾見你，卻是汝母對我說得幾句，不曾喚你問個詳細。你去看那清霞觀，果然還好讀書麼？」杜萼道：「啟上爹爹，那清霞觀果是好個去處，四圍俱是鳳凰山高峰環繞，並沒一個人家，寂靜異常，正是個讀書的美地。」翰林道：「那觀中可還有空閒的書房麼？」杜萼道：「書房雖有幾間，可意者絕少。孩兒多承那觀中李老師一片好情，情願肯把自己一間幽雅淨室，讓與孩兒看書。」翰林道：「萼兒，果是那李道士真心肯讓便好，不可去佔據他的，日後恐招別人談論。況且讀書人討了出家人便宜，叫做佛面上刮金，後來再不能有個發達日子，這是指望讀書裡做事業的人所最忌的。」杜萼道：「爹爹有所不知，孩兒一到觀中，原來李老師向年與孩兒曾在梅花觀中會過，未曾坐下，就取出紙筆來，便要留題。那許叔清在旁再三攛掇，勉強吟了一首。李老師看了，老大稱羨，後來便指引孩兒，連看了幾間書房，見孩兒心下都不遂意，所以就肯欣然把淨房相讓，實非強要他的。」翰林點頭笑道：「萼兒，原來如此。卻把甚麼為題？」杜萼道：「孩兒就把清霞觀題幾句。」翰林道：「題得如何？」杜萼便把前題清霞觀詩句，從頭到尾念了一遍。翰林道：「萼兒這首詩，足稱老健，不落尋常套中，大似法家的格局。固雖題得好，如今出家人也有幾個通得的，況又結交甚廣，善於詩賦者盡多，以後若到觀中，再不可信手輕吟。倘遇識者，從中看出破綻來，到惹人議論，不如緘嘴為妙。戒之，戒之！」

杜萼躬身道：「謹遵爹爹嚴訓。」翰林道：「萼兒，我有一事與你商量。昨晚在康司牧府中飲酒，席上說起你往清霞觀讀書一事，他第二個公子滿心要與你同去。你道如何？」杜萼笑逐顏開道：「爹爹，孩兒曾聞古人有云：『擇一賢師，不如得一良友。』既康公子果肯同去，早晚講習問，互相砥礪，不怕學業無成矣。」翰林道：「同去雖好，你不知道那康公子為人，頑性極重，專務虛名。倘與他同去，明日到妨你的工夫。」杜萼道：「爹爹所言極是。只是各人自求個精微田地便了。」翰林道：「萼兒，既然如此，今日便可著人去約了康公子，明早打點書囊，一齊便與他同去罷了。」杜萼道：「爹爹，此去清霞觀足有三十餘里，恐日逐飲食之類不堪擔送，還要喚一個家僮隨去，早晚伏侍便好。」翰林道：「萼兒講得甚有理，這件事到是要緊的。終不然館中沒人伏侍，可是個長久之計。但是家中這幾個小廝，只好跟隨出入，那裡曉得支持飲食？我想起來，到是那管門的鬻子，他自幼在我書房中伏侍，一應事務，卻還理會得來，明日何不就著他同去？」

杜萼道：「爹爹，既然伏侍有人，孩兒久住在家，誠恐荒蕪學業。適才已看曆日，明日日辰不利，今日就著人去約了康公子，於十一日一同進館罷了。」

這翰林見杜萼擇定十一日起身進館，便欣然應允。

杜萼又說道：「爹爹，孩兒還有一言啟上。如今與康公子同館，相與尚久，彼此不便稱呼，望爹爹與孩兒取一個表字。」翰林道：「萼兒，我蓄意多時，又是你講起，我卻省得。昨晚飲酒回來，一覺睡去，忽夢與你同玩花園，只見百花俱未開放，惟有梅花獨盛。你問道：『爹爹，這梅花年年開在百花之前，卻有甚說？』我回道：『萼兒，可曉得梅占百花魁之語麼？』如今我想起來，那梅花正應著你幼時的名姓，今日就取做杜開先便了。」杜萼便深深唱喏，應聲而退。

一壁廂就著人去約康公子，一壁廂就喚那個管門的鬻子，吩咐著他打點書箱鋪蓋並供給燈油之類，先往清霞觀去。

到了十一日，那康公子帶領家僮，挑了行李，叫下船隻，早向西水灘頭等候。

等了一會，看看日色將哺，那裡見個杜開先來？殊不知他到梅花觀中，卻被許叔清留在餞飲。康公子等了許多時候，等得十分焦燥。忽見前頭楊柳岸邊泊著一隻小小畫船，裡面有幾個精緻女子，穿紅著綠，都在那裡品竹彈絲。未免又打動他少年耍性，便縱起身來，站在船頂上觀了好幾時。就問梢子道：「你可曉得前面那只畫船，是那一家？」

這梢子一時回覆下來，也走到船頭上看了一看，道：「康相公，你適問的，可是那泊在楊柳岸邊的麼？」康公子點頭道：

「正是，正是。」梢子道：「那只船喚名玉斃舟，就是城中韓相國老爺家的。」康公子道：「那船中飲酒的是甚麼人？」梢子道：「康相公，這上面坐的正是韓相國老爺，今日在鳳凰山祭祖回來，因此泊船在這裡游耍。」康公子道：「那幾個女子，卻是那裡送將他承應的樂工？」梢子笑道：「康相公，你還不知，這是相國老爺去年新選的梨園女子，一班共有十人，演得戲，會得歌，會得舞，一個個風流俊麗，旖旎娉婷，標緻異常哩。」

康公子搖頭道：「這老頭兒好快活，好受用。梢子，你說得這樣標緻，又打動了我康相公往常間的風流逸興。趁杜相公此時還未到來，你快把船兒撐近那邊幾步，待我飽看一會兒去。」梢子便提起竹篙，慢慢的一篙一篙撐向前去，與畫船相近，也傍在楊柳岸邊。

康公子不好船窗大開，只得半開半掩，著實瞧了半晌。原來那幾個女子都朝著韓相國站的，只看得背後，那裡看得明白？他卻一霎時心猿難係，意馬難控，魂靈兒俱弔在那幾個女子身上，拚著個色膽如天，故意把那一扇船窗「呀」的推將開去。

那幾個女子聽見這邊一聲響亮，個個都回轉頭來。康公子又乘機輕輕嗽了一聲。

恰好那內中有一個女子，手撥著琵琶，卻是韓相國日常間最歡喜得寵的，喚做韓蕙姿，他聽得問壁船中嗽了一聲，便覺有心，連忙回睛偷看。

原來天色昏黃，兩邊船裡俱未上燈，這邊看到那邊，兩個都是黑洞洞的，那裡看得明白，就把手中琵琶，彈了一曲《昭君怨》詞兒。

你看這康公子，坐在這邊船中，聽得問壁船裡彈著詞兒，就如弔了魂的一般，只是凝眸俯首，倚欄靜聽了一會。

曲未罷，只聽得岸上遠遠有人厲聲問道：「前面可是康相公的船麼？」這康公子曉得是杜開先來，恰才「嘿」長歎一聲，走到船頭上，應問道：「來者莫非是杜相公麼？」

杜萼道：「小弟正是杜開先。」

原來林開先在梅花觀中飲了半晌，不覺醉眼模糊，又遇天色昏暮，那裡看得些兒仔細，雖是聽得康公子應聲，也不知船泊在那

一邊。

康公子道：「杜兄，請上這邊船來。」杜開先正待要走，忽聽得那邊船中笙歌盈耳，只道是康公子船裡作樂，便叫道：「康兄，讀書人如此作樂，不亦過奢了麼？」康公子道：「杜兄請嚟聲，有話上船來見教。」杜開先便扶住竹篙，一腳跳上船去。

康公子見他有些醉意，恐怕失足墮落水中，遂一把扶住。迎到船裡，連忙作揖。

杜開先問道：「康兄，適才敢是什麼人在舟中作樂？」康公子道：「杜兄，你卻錯聽了，奏樂的不是小弟船中，卻是間壁那畫舫裡面。」杜開先道：「這是小弟耳欠聰了。那只畫舫是那家的？」

康公子道：「杜兄，那只船名為玉覺舟，是城中韓相國家的。今日相國安排酒筵在內，有兩個奏樂的女子，生得天姿絕世，國色傾城，小弟卻從來不曾見的。適才等候杜兄不到，也是無意中偶然瞥見，略得偷瞧幾眼兒。」

杜開先道：「康兄，既有這樣一好機會，何不挈帶小弟看一看？」

康公子道：「杜兄還且從容，我想那韓相國今夜決然趕不進城，料來我們也到清霞觀去不及了。今夜就把船泊在這裡，少刻待到東山月上，悄悄的把船撐將攏去，連了他的船，再把窗門四下開了，我和你玩月為名，那時飽看一回，卻不是好？」

杜開先道：「康兄見教，其實有理。只恨小弟無緣，來得太遲了些。」康公子跌足笑道：「小弟來得早的，也不見有緣在這裡。」

杜開先道：「康兄，只是一件，我和你靜坐舟中，如何消遣得這般良夜？」

康公子道：「這有何難，小弟帶得有兩瓶三白，幾味蔬菜，杜兄不嫌，就取出來，慢慢暢飲一杯，卻不是好？」杜開先拍手笑道：「這也說不得，今夜決然要陪康兄了。」

康公子便喚家僮，向後面船裡拿過酒餚來。你看這椅子倒也知趣，便來問道：「二位相公，既有酒餚，安可悶酌？把我的船再撐過去些何如？」杜開先道：「說得妙，說得妙！我且問你，那只船上的椅子，你可認得他麼？」

椅子道：「杜相公，這些撐船的總是我的弟兄們，每日早晨聚會灘頭，大家都是唱喏的，如何有個不認得的。杜相公敢是有甚吩咐？」

杜開先道：「我卻沒甚說話，只恐你不認得的，把船攏將過去，他便倚著官勢，難為著你。既是同伙的，攏去不妨。」椅子便去提起竹篙，一篙撐到那只畫船邊傍著。

康公子就跳起身來，把兩扇窗子「撲」的推開。抬頭一看，只見皓月當空，剛在垂楊頂上，便對杜開先道：「小弟久仰杜兄詩才，渴欲求教，今日幸會舟中，何不就把明月為題，見教一首？」杜開先笑道：「恐拙句遺晒大方。」康公子道：「言重，言重！」

杜開先便倚著闌干，對著月光，朗吟一絕云：

中天皎月未曾盈，偏向人間照不平。

此際莫嫌微欠缺，應須指日倍光明。

康公子道：「承教，承教！杜兄，小弟往常在書房中獨坐無聊的時節，也常好胡謔幾句，只是吟來全沒一毫詩氣。朋友中有春秋我的，都是經。」

杜開先道：「康兄不必太謙，決然是妙的，小弟正要請教。」

康公子道：「小弟賦性愚直，凡遇同袍之中，再沒一些謙遜，是不是常要亂道一番，其實不怕人笑。杜兄果不見笑，我就把原題也和一首。若不合題，煩勞改改，切不可容隱在心，背地笑人草包也。」杜開先道：「不敢，不敢？」

康公子道：「杜兄，又有一說，小弟吟將出來，雖不成詩，也要帶幾分酒興，詩腸自然陡發，若是不飲些酒，便心忙意亂，一字也謔不出來。杜兄且從容多飲一杯，小弟先告罪了，就乾了這一瓶罷。」

杜開先道：「這一瓶酒那裡就得盡興，還把這幾瓶酒一飲而盡方妙。」康公子搖頭道：「這個使不得，小弟酒量有限，一瓶足矣。若多飲至醉，一字也轟不出了。」杜開先道：「小弟忝在初交，不知尊重深淺，只是慢慢飲乾這一杯，奉陪康兄這一瓶罷。」

康公子把兩隻手捧起酒瓶，不上幾口，呷得瓶中罄盡，便道：「杜兄，小弟獻醜了。」杜開先道：「不敢。」

康公子把酒瓶望船窗前一丟，只見水面上「乒乓」一響，然後放開喉嚨，大嗽一聲，朗吟云：誰將這面新磨鏡，元何掛在個中間？康公子恰才吟得這兩句，又向口中呷唔了一會，把腰伸一伸，「撲」的一交跌倒，便呼呼的竟睡熟在船板上。杜開先把手推一推道：「康兄，難道只吟這兩句麼？」這康公子那裡做聲得出？

杜開先道：「康兄，你想是飲了這瓶急酒，把詩腸都打斷了。」康公子又不答應。

杜開先見他真個睡熟，便著他家僮先把杯盤收拾去了，就向船中把鋪陳展開，扶他和衣睡著。

杜開先便靠著欄杆，兩隻眼睛不住的向那邊船裡瞧個不了。

原來那只船中另有一個女子，就是恰才撥琵琶的韓蕙姿嫡親妹子，喚名韓玉姿，儀容態度與姐姐韓蕙姿一般。總是那眼尖利的，見了他姊妹二人，一時辨別不出；若是那眼鈍的，畢竟認不出那一個是蕙姿，那一個是玉姿。

這韓玉姿年紀只得一十六歲，凡技藝中到比姐姐還伶俐幾分，雖然墮跡朱門，選仗徵歌，隨行逐隊，每至閒暇工夫，便去習些文翰，所以那詩詞歌賦，十分深奧者固不能通曉，倘若文理淺近，意思不甚含蓄的，便解得來。

原來適才杜開先所詠詩句，雖然把月為題，卻是寓意於間壁船中那幾個女子身上。這韓玉姿聽見他詩中意思，別有一種深情，知他定是個人中豪傑，口裡雖不說合，心下覺有幾分顧盼之意。直待到了二更時分，方才伺候得韓相國睡著。恰好那些女子承直了一日，個個神疲意倦，巴不得一覺安眠，等得相國睡倒，各自就寢不題。

這韓玉姿見眾姊妹們睡得悄靜，忽聞得間壁船中長歎一聲，他便輕輕賺將出來，乘著這月光慘淡，把窗兒推開半扇，假以看月為名，伸出纖纖玉手，扣舷而歌云：隔畫船兮如渺茫，對明月兮幾斷腸。傷情滿眼兮淚汪汪，相思不見兮在何方？

原來這杜開先坐等多時，不覺睡魔障眼，正低頭靠在那交椅上。驀聽得那邊船裡打著這個歌兒，猛然醒悟，連忙站起身來，把眼睛睜了幾眼。那裡看得明白，便又把手來揉了幾揉，方才見那邊船窗裡，卻是一個少年女子：碧水雙盈，玉搔半。翠點蛾痕，分就雙眉石黛；雲堆蟬鬢，寫來兩頰胭脂。無語獨徘徊，彷彿仙姝三島內；憑欄閒佇立，分明西子五湖中。傷情處，幾句幽歌，堪對孤舟傳寂寞；斷腸時，一聯巧合，全憑明月寄相思。

杜開先看了，暗自喝采道：「果然好一個標緻女子！料他年紀多只在盈盈左右，可惜把這青春斷送在歌行隊裡。倘天可憐，假借一陣好風，把他吹到我這船中，權效一宵鸞鳳，也不枉了女貌郎才。」說不了，便要走來推醒康公子，喚他起來一看。心中又忖道：「我想他是個酒醉的人，倘或走將起來大呼小喊，把那韓相國老頭兒驚醒了，莫說我空坐了這半夜工夫，連那女子適才那幾句歌兒，都做了一場虛話。我如今趁此四下無人，那女子還未進去，不免將幾句情詩便暗暗挑逗他。倘他果然有心到我杜開先身上，決然自有回報。只是我便做得個操琴的司馬，他卻不能得如私奔的文君。也罷，待我做個無意而吟，看他怎麼回我。」你看那杜開先便歎了一聲，斜倚闌干，緊緊把韓玉姿覷定，遂低低吟道：

畫舫同依岸，關情兩處看。

無緣通片語，長歎倚欄杆。

韓玉姿聽罷，暗自道：「這分明是一首情詩，字字鍾情，言言屬意，敢是那個書生有意為我而吟。哎，這果然是對面關情，無計可通一語。我若不酬和幾句，何以慰彼情懷？」田和云：

草木知春意，誰人不解情。

心中無別念，只虛此舟行。

杜開先聽他所和詩中，竟有十分好意，便把兩隻手雙雙撲在闌干上面，正待要道姓通名，說幾句知心話兒，叵耐韓相國那老頭兒忒不著趣，剛一覺醒轉來，厲聲叫道：「女侍們都睡著了麼？快起來烹茶伺候。」

這韓玉姿唬得魂不附體，香汗淋漓，只恐事情敗露，沒奈何把杜開先覷了幾眼，輕輕掩上窗兒，轉身進去不提。

杜開先見韓玉姿閉窗進去，暗自道：「原來我杜開先如此緣慳分淺，正欲與那女子接談幾句，問個姓名，不想又被那老頭這叫聲攪散。我想他既有心，決不把我奚落。但是，侯門似海，音問難通，自今以後，不知何時再有相會的日子。罷，罷！今夜且待我和衣睡，到天明早早起來，看他上岸的時節，還有心回顧我這船中否？」說罷，便把窗兒輕輕掩上，就坐倒和衣睡在康公子旁邊。

你看這杜開先，熬了這幾個更次，精神著實怠倦，才睡得倒，一覺睡去，直到東方日上。原來這康公子雖然睡著，此事也是經心的，故那杜開先與韓玉姿隔船酬和，都被他聽在耳中。次日老早先走起來，卻好杜開先還未睡醒，只見那岸上鬧哄哄的簇擁著幾乘女轎，恰正是來接那幾個女子的。他便急忙梳洗齊整，穿了豔服，站在船頭上看了一會。

不多時，先走出一個女子來，卻就是昨日撥琵琶唱《昭君怨》詞兒的韓蕙姿。他便回轉頭來，見康公子站在船頭上，便把秋波頻覷幾眼，方才動身上轎。又走出一個韓玉姿來，看見康公子，只道就是夜來吟詠詩的那個書生，不住睛看了又看，想他心中覺有幾分疑惑。這康公子見後去的這一個，與前去的那一個面貌一般？暗自猜疑道：「好古怪，世間面龐相似者雖多，那裡有這樣生得一般？便是嫡親姊妹，也沒有這等相象。連我竟認不出那一個是昨日撥琵琶唱《昭君怨》的。」

你看這康公子便走入船中，把杜開先推了一推，向耳邊低低叫道：「杜兄，快些醒起來，那韓相國的玉覺舟已開去了。」這杜開先還在夢中，聽見了這一句，連忙帶著睡魔，一骨碌爬將起來，道：「康兄何不早叫一聲？」康公子笑道：「杜兄且莫著忙，船便不曾開去，只是那幾個女子先起身去了。」杜開先驚問道：「康兄，果然去了？」康公子又笑道：「杜兄，小弟仔細想來，只是辜負了昨夜那首詩兒。」杜開先見他說話有心，便支吾道：「康兄，這有何難，再把後面兩句續上去罷。」

康公子笑道：「杜兄，俗語說得好：『既來雕欄下，都是賞花人。』如今你的心事卻瞞不得我，我的心事也瞞不得你。只要明日有些好處，大家挈帶一挈帶，不可學那些掩耳盜鈴就是。」杜開先曉得被他識破，卻便不敢隱瞞，就把夜來情景一一備說。

康公子道：「杜兄，既有這樣一個好機會，切不可錯過。我們快早開船，且到清霞觀去。少不得十五日元宵燈夜，我和你進城看燈，慢慢畫一好計策，再去訪他便了。」杜開先道：「康兄言之有理。」便叫梢子開船。

不多時，看見鳳凰山。康公子道：「聞杜兄到處題詠，今見鳳凰山，安可缺典？」杜開先知康公子來煞不得的，況詩興勃發，也不推辭，也不謙遜，便朗吟云：

鳳凰山是鳳凰形，草木紛然似羽翎。

兩翼拍開飛不起，一身俯伏睡難醒。

清霞已接真龍脈，巴邑多鍾列宿星。

雲霧騰騰籠瑞氣，無窮秀麗起山靈。

吟畢，康公子贊美道：「杜兄，昨夜與麗人酬和意興甚豪，今日鳳凰山之吟，豪興尚在，故言言逼古，非人所及也。」杜開先道：「一時應酬，惶愧，惶愧。」

說話之間，不覺船已到岸。湊巧李道士在外接著，邀進觀中，因問道：「杜相公，此位相公不曾會面，請問尊姓？」杜開先道：「這位相公姓康，名泰，字汝平，乃城中康司牧老爺第二位公子。今來與我同學，幸乞見留。」李道士道：「書房盡多，任憑選擇，小道豈敢推托？」杜開先著家僮安頓行李不提。